乾隆皇帝與日本蒔繪漆藝

嵇若昕

自上世紀八〇年代前輩學人耙梳雍正朝內務府造辦處檔案，梳理後發現「洋漆器……是雍正年間（一七二三～一七三五）漆器製作的重點品種」（註一），自此世人多知雍正皇帝喜愛日本蒔繪漆器，造辦處也仿製之，因此內廷多見「洋漆」器或「仿洋漆」器。乾隆皇帝似乎不似皇父般傾心日本蒔繪，但也相當程度欣賞之，因此當時的內外朝臣在年節、皇帝壽辰等吉慶的賀禮，或皇帝南巡時的貢禮中也往往呈進這類漆器。本文欲藉檔案與傳世實物論述乾隆皇帝與日本蒔繪類漆器間的互動。



明代漆工學習日本蒔繪漆藝

隋唐五代十國間（五八一～九七九），社會富足，尤其從唐代貞觀（六二七～六四九）到開元天寶（七一三～七五六）年間，城市中各種獨立的手工業作坊和商業相應繁榮，產品數量增多，使用階層普遍。民間的優良工匠被徵調到隸屬於「少府監」的官營手工作坊，製作供應皇室貴族使用的精品。因此，不但往昔漆工藝的成就得以延續，並有進一步的發展。隨著遣唐使與遣唐僧的返國，唐代的「寶鈿、平脫、金泥」等珍貴漆器也被攜帶抵達當時日本上層社會。

約當中唐至南宋中期的日本平安時代（七九四～一一八五），日本的使者、僧

侶等一波波來到中國學習各類文化，遂演繹出具有日本特色的藝術文化，例如茶道、花道等等，漆器工藝亦如是。在漆器工藝方面，當時出現了器表富裝飾文樣的漆器，例如使用金粉和銀粉以增添漆器紋樣的「蒔繪」漆器，以及鑲嵌貝殼的「螺鈿」漆器等逐漸面世。

蒔繪技法雖然來源於中國的描金漆工藝，用金、銀屑敷加入漆液，乾後再做推光處理，營造出一種華貴、富麗的視覺效果，較普通漆藝更爲絢麗斑斕，還可用螺鈿、銀絲等在胚件上鑲嵌出花鳥草蟲或吉祥圖案。十世紀以後，隨著「蒔繪」技術的發展與成熟，具有日本民族特徵的蒔繪漆器才眞正登場。歐洲人稱精緻的瓷器爲「china」，日本漆器的地位可見一斑。

明代宮廷製造漆器的最重要地點在果園廠，「永樂（一四〇三～一四二四）年製漆器以金、銀、錫、木爲胎，有剔紅、填漆二種，所製盤、合（盒）、文具不一。剔紅合……其法朱漆三十六次，鏤以細錦，底漆黑光，針刻『大明永樂年製』。……二種皆稱『廠器』，世甚重之而不可多得。」（高士奇，《金鰲退食筆記》，卷下）傳世中不乏這類「廠器」，尤其是剔紅器，海峽兩岸故宮以及海內外公私收藏單位或個人往往藏有這類雕漆器。傳世「廠器」以剔紅器較多，填漆器比較少見。

此外，宮內「司禮監」、「內官監」與「御用監」仍有元代遺留下來的「滇工」從事漆器之製作（註一），成祖遷都北京之前，這些滇工集中於南京，至明代中期南京貴戚仍「多有此物（滇工所製剔紅器）」。（曹昭撰、王佐補，《新增格古要論》，卷八，「剔紅」條，乃王佐增補）

傳世中雖然沒有洪武款漆器，但是一九七〇年出土於山東鄒縣朱檀墓中的漆器有鎗金、剔黃、瀝（立）粉貼金（隱起描金）與夾紵漆器，朱檀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個兒子，生前封爲魯荒王，喜愛文學藝術，也好道術，他墓中曾出土宋末元初大畫家錢選的花卉卷，他薨於洪武二十年（一三八九），墓中所出土漆器可作爲元末明初的實例。此外，依據永樂初期賜贈日本的剔紅器，也應是前朝—洪武年間（一三六八～一三九八）製作的剔紅漆器實例。（見李經澤、胡世昌，〈洪武剔紅漆器初探〉，《故宮文物月刊》第二一〇期，頁五六—七二）

明初滇工可能擅長製作鎗金、描金漆器，滇工不但在內廷製作這些漆器，或也被派到其他封國中從事這二類漆器的製作，故而魯荒王朱檀墓中出土了精美的鎗金、描漆等器，另在朱檀的兄弟遼簡王墓中亦出土描金漆器，所繪卷雲紋與當時雕漆器可類比。遼簡王爲明太祖洪武皇帝第十五（十四）子，屢樹軍功，但在「靖難」之役時偏向建文皇帝，故而不得永樂帝喜愛，他與永樂帝同年薨逝，洪熙元年（一四二五）二月下葬。魯荒王逝於洪武年間，遼簡王不爲永樂帝所喜，二人墓中皆未出土剔紅器與填漆器。王佐增補《格古要論》時就曾記載：即使降至明代中期的景泰天順年間（一四五〇～一四六四），寧國府「仍有描金器皿，兩京（南京與北京）匠人亦多作之。」（《新增格古要論》，卷八，「戲（即「鑰」）金」條）

雖然明代初期國境內仍流傳著描金漆工藝，但是鄰國日本的蒔繪工藝的亮麗精緻，比中國傳統描金漆工藝更精美，吸引了浙江嘉興西塘漆工渡海東瀛，習得日式描金漆工藝，歸國傳藝，時人稱「倭漆」（註三）；當時的蔣姓漆工最善此藝。（劉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收於《筆記小說大觀》，十三編第六冊，「城隍廟市四」條）其後有嘉興西塘漆工楊塤供職內府，專製這類描金漆器，人稱「楊倭漆」（註四），成爲明中期內府漆工中一支專門製作東瀛風格描金漆器的代表人物。楊塤字景和，約生於永樂年間，可能於正統（一四三六～一四三九）、景泰、天順年間供職內廷爲「軍匠」。（明《英宗實錄》卷三五七，天順七年（一四六三）十一月丁卯條）他性好俠義，天順七年激於義憤，爲被誣害的都指揮使袁彬上書申冤，而身陷囹圄，事蹟爲人感佩而名載史乘。（註五）

因此，至少自明代中期起，不論宮廷與民間都有漆工模仿日本蒔繪漆藝從事漆器製作，晚明文震亨（一五八五～一六四五）在其《長物志》書中卷六討論文房「几榻」時所列舉的各式器用中，東瀛漆木製品就有臺几、藏書櫥、佛廚、佛卓和「倭廂」等，其中的「倭廂」是「黑漆嵌金銀片」，應即是日本蒔繪漆器。當時除了嘉興西塘漆工傳承「倭漆」工藝，安徽歙縣亦產「雕紅、泥金、螺鈿」漆器。（註六）而明清揚州漆器工藝甚受矚目，在明代擴建的揚州新城內，就有漆貨巷、螺鈿巷、大描金巷、小描金巷、南矢巷、北矢巷（以造黑漆弓、破甲箭有名）等漆器作坊所在街道遺址。（註七）不論歙縣或揚州的泥金與描金漆工藝，或具東瀛風格。（註八）



圖1　清　雍正　黑漆描金菊花錦紋冠架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乾隆皇帝與描金漆藝

關於雍正皇帝對於日本蒔繪漆器的喜愛，最早者是近人朱家溍在一九八八年發表的〈清雍正年的漆器製造考〉，文中耙梳《清內務府養心殿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提出當時所謂「洋漆」就是「描金」漆，「是雍正年間漆器製作的重點品種」，在當時也是「社會上流行的品種」。同時，他也指出「洋漆」在檔案中也稱「洋金」，「可能當時習慣上認爲描金之法來自東洋，所以用個『洋』字。」此後學界論述雍正時期造辦處成做的洋漆或描金漆器，皆在其基礎上擴大、深入論述之。

朱家溍依據檔案所述江南、江北、福建所呈進內廷的器物種類，「仿洋漆器所佔的比重較大」，可見當時民間也流行這類仿日本蒔繪的描金漆器。主要在雍正年間至各地任官的納蘭常安（一六八一～一七四七）於遊宦中，已發現安徽的休寧與歙縣除了製作雕漆器，也製「描金漆」器，更以製作「洋漆」著稱，「出諸漆器之上」，不過「洋物體輕於蘇，如以手摩拭之，洋漆無楞，蘇漆花紋上微有楞，此其所以不及洋耳。」雖然能分辨眞正的舶來品與當地所產者差別，但是納蘭常安卻以爲「洋漆」是「本西洋人法」。

目前雍正朝內廷成做的洋漆器主要保存在北京故宮博物院（以下簡稱「北京故宮」），公布的資料已不少件，或紋飾與形製都仿自東瀛，或不論形製、功能與紋飾都具中華風格。後者例如專爲置放清代男性首服的帽架，即是一例。

〈黑漆描金菊花錦紋冠架〉（圖一）在北京故宮藏品中「獨一無二」。在雍正朝的造辦處檔案中，雍正三年（一七二五）九月十五日曾記載：皇帝在圓明園交下一





圖2　清　雍正　黑漆描金帽架　金87、故雜1494附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件「洋漆帽架」，並傳旨：「照此樣做幾件。欽此。」「漆作」奉旨後在翌年二月四日「做得洋漆帽架三件」；六月廿九日「做得黑退光漆帽架二件」；七月十二日再「做得黑退光漆帽架一件」；七月廿七日又「做得黑退光漆帽架一件。」（《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以下簡稱「《總匯》」，冊一，頁五九七下）即使到了雍正十三年（一七三五）三月二十三日，內廷都還曾爲端午節禮，傳做八件洋漆帽架備用，漆作匠役遂於四月三十日「做得洋漆帽架八件」呈進。（《總匯》，冊六，頁七四〇下）北京故宮若僅藏一件洋漆帽架，國立故宮博物院（以下簡稱「臺北故宮」）倒收藏了兩件黑漆描金帽架，兩件的形制與紋飾相同，皆木胎髹黑漆，置帽架以六環狀柄組成，中央爲支架，下接圓形如意雲足座。帽架以金漆繪番蓮花葉紋，支架中央浮雕螭龍，上髹塗金漆；底座則繪飾雲蝠紋、蕉葉紋、靈芝紋，番蓮紋等吉祥紋飾。其中一件底部黏附黃簽，曰：「稅？／黑漆描金冠架／一件」。依據臺北故宮藏品帳目記錄，這件底部黏附黃簽的黑漆描金冠架原是該館所藏清高宗乾隆皇帝夏朝冠的附件（金八七、故雜一四九四附件），清末民初時收貯於養心殿的附屬宮殿—永壽宮。（圖二）細審其紋飾，確是模仿日本蒔繪風格。

因爲傾心於洋漆工藝，雍正年間甚至出現以他種質材器用模仿日本蒔繪漆器效果的實例。傳世雍正朝造辦處製作的銅胎畫琺瑯器就常見在彩釉間顯示黑釉的亮麗（圖三）；甚至器形上模仿日本江戶時代男性腰間常見的印籠，這種器用原爲貯藥盒，後也常作掛飾（圖四）；不過仿製印籠形



圖3　清　雍正　銅胎畫琺瑯烏木把執壺　故琺689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制時將之放大尺寸，製成銅胎畫琺瑯套盒，臺北故宮就收藏了兩件畫琺瑯黑地五彩流雲紋穿帶盒（故琺五〇九與故琺五一〇），器底或用藍色琺瑯釉，或用紅色琺瑯釉書寫楷體「雍正年製」款。（圖五、六）

雍正九年（一七三一）的造辦處檔案中記載了一則內廷匠役受到大規模賞賜的情形，其起因就是因爲皇帝看到「造辦處所做仿洋漆活計甚好」，遂傳旨將「做洋漆活計之人每人賞給銀十兩」，又因內廷所做的「荷葉臂格亦好」，也賞銀十兩。當時的內務府總管大臣海望藉機奏請擴大嘉賞範圍，賞賜了成做漆器活計、象牙活計、硯台活計、玉活計與（廣）木活計的南北匠役共二十八人，及管理做洋漆活計的柏唐阿三人。（《總匯》，冊五，頁四八下—四九）

相較於雍正朝，乾隆一朝六十年（一七三六～一七九五）的內廷檔案中有關漆工藝的資料相對少多了；與同時內廷的如意館、畫院處、琺瑯作等作坊相較，清高宗對於當時內廷漆工藝的作坊較少關注，所傳達的旨意與品評相對也少多了。

乾隆皇帝登基初期，似也對蒔繪類的「洋漆」器有興趣，乾隆二年（一七三七）七月初一日皇帝傳做「黑漆洋金寶座」，檔案中接著載錄：其後於同年十一月二十日漆作完成任務，遂在養心殿安設了這座「黑漆洋金寶座」。（《總匯》，冊七，頁六八〇）不但寢宮養心殿的寶座換成「黑漆洋金寶座」，在同年四月十六日清高宗還曾爲裝盛錶，傳做「畫洋金黑漆罩蓋匣」，所描畫的金色紋飾有龍、四季花卉與各樣碎花，



圖4　18～19世紀　日本　水渚城池蒔繪印籠　故漆503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源墨等各色古今墨的兩件洋漆箱上的龍紋「磨去，另畫洋金龍。」（《總匯》，冊八，頁二八六上—二八八上）兩個多月後又傳旨將「瑾瑜匣」百什件第二層雁內「羅甸（螺鈿）盒之羅甸漆磨去，另漆洋漆。」（《總匯》，冊八，頁三〇三下）乾隆五年（一七四〇），清高宗亦曾傳旨「油作」，要求匠役利用數十件填漆器的胎骨，「用本處漆水花樣」改製成器，翌年四月做成「洋漆描金盒盤」二十二件，七月做成「新漆描金盤盒」十五件，最後在八月初交出「洋金描漆盤盒」四件。（《總匯》，冊九，頁四五八下—四五九上）

乾隆三年九月，「油作」匠役在爲一批七百餘件模製壺盧盤與壺盧碗「漆裡」時，也曾爲其中的三十一件之漆面描繪金花爲飾。（《總匯》，冊七，頁一一一—一一二上）

除此之外，終乾隆一朝皇帝也不時傳旨將「洋漆」、「洋金漆」、「描金」漆等漆器視其尺寸大小與功能或貯入百什件（圖七），或將其做爲貯物漆盒（圖八），或將其配裝成百什件（圖九），但是乾隆三年以後造辦處檔案中有關皇帝傳做這類漆器活計的記載相對少多了。雖然乾隆二十三年（一七五八）皇帝曾傳旨將「思永齋戲臺上現掛匾對，著摘來改做黑漆金字一塊玉（御）匾」，但檔案中未見做成的記錄。（《總匯》，冊三三，頁二八五下）

乾隆初年造辦處有關漆工藝的作坊一再奉旨成做漆器，即使在雍正朝檔案中鮮少記載的雕漆工藝，此時造辦處也稍能成做。從現存唯一的一則雍正朝有關雕漆工藝的造辦處檔案，可看出當時是交由「牙作」匠役成做，但是這件雍正五年（一七二七）八月內廷交出的「雕硃漆小圓盒」於雍正皇帝去世後的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初八日才交回（《總匯》，冊一，頁六八五），難道是因造辦處牙匠「做得」的雕硃漆小圓盒並未得到雍正皇帝的完全認可？

乾隆初期內廷仍由牙匠成做雕漆活計，但爲時不久，這類漆工藝活計多發交蘇州織造成做。此後，蘇州成做的漆活計範圍越來越廣，除了成做雕漆器、填漆器、鎗金器，或者修補舊漆器等活計多由蘇州成做，後來描金漆器的紋飾與洋漆器也發交蘇州繪製。

其實在乾隆七年（一七四二）年底皇帝就曾發現內廷漆工藝活計的「漆水漆的不好」，經調查後乃因「監看之員粗率所致」，於是催總五十八、六達塞不但需「賠補」「物料、工價」，而且「每人罰俸三









圖6　清　雍正　銅胎畫琺瑯流雲紋穿帶套盒　列268、故琺510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5　清　雍正　銅胎畫琺瑯流雲紋穿帶套盒　故琺509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9　18世紀初蒔繪長方盒　成85－14、故瓷14047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其內貯乾隆玻璃胎畫琺瑯鼻煙壺43件，《總匯．琺瑯作》冊9，頁127-128所記載者即此件。此件蒔繪方盒連同內貯鼻煙壺已被指定為國家重要古物第104301187l1號。

傳旨爲一批模製壺盧器內壁「漆裡」時，第二年二月二十日內廷匠役不但「漆得漆裡」，還「畫得花樣」進呈，深知內廷漆匠技藝水準的乾隆皇帝直接傳旨：「不必畫金花，做素漆的。」（《總匯》，冊二十，頁四三三）

其實乾隆皇帝不是不喜愛仿蒔繪工藝的洋漆或傳統的金漆工藝，但是內廷漆工中缺乏擅長此技藝者，他只好求助蘇州織造。例如乾隆二十七年（一七六二）正月，皇帝下命將兩件青玉象背所駝的的樓子、挑頭、仙人杆子「俱做金漆的」，但皇帝深知內廷漆匠無法承應，所以傳旨「發往蘇州（織造）安寧處成做。」（《總匯》，冊二七，頁三三五）

乾隆四十一年（一七七六）二月，皇帝傳旨將萬壽山與圓明園內共三座「玻璃螺甸（鈿）漆鐘架」發「交蘇州。（傳旨）將螺甸（鈿）漆刮去，用舊胎股（骨）另漆黑漆畫金花，要仿洋漆做法。」十一月十九日這三座「另漆見新」的鐘架送到。（《總匯》，冊三九，頁四九一下）

乾隆四十八年（一七八三）二月，皇帝發現避暑山莊收貯的一件「洋漆扇式三層提梁盒」，其中有一層盒缺了盒蓋，皇帝遂傳旨發往蘇州配做盒蓋，翌年六月蘇州織造將完成配蓋的洋漆扇式盒送至熱河進呈御覽。（《總匯》，冊四六，頁六三三下－六三四上）

結語

明代中期，精緻亮麗的日本蒔繪器用流入江南社會，受到世族與富商的歡迎與推崇之餘，浙江嘉興西塘漆工東渡學藝。明代中、後期，江南社會對這種「倭漆」仍有一定的喜愛，能製者也未曾停止傳藝，因此清前期安徽的休寧與歙縣除了能緊做傳統的描金漆器，更以製作東瀛風格的洋漆器著稱。

雖然雍正九年時內廷匠役擅長具東瀛風格的洋漆工藝，但是進入乾隆朝後，造辦處的漆工藝在乾隆七年即已出現退步的現象，遂懲處負責管理的人員。再過七年，描金工藝退步更明顯，皇帝以爲是生漆（大漆）的漆汁與黃金調和的兌漆過程出了問題，傳旨具備各方面才藝的郎世寧研究、解決之。身爲來自義大利的耶穌會傳教士，郎世寧哪能掌握東亞生漆的特性，所以內廷與洋漆有關的金漆工藝可謂停滯。

個月」。內務府總管海望本來呈報爲「每人罰俸六個月」，皇帝下旨酌減爲三個月。（《總匯》，冊十一，頁一六九下－一七〇上）後來內廷漆匠在雍正朝相當擅長並受到皇帝嘉賞的「黑漆描金」工藝也逐漸退步，不但新做的「不好」，連舊做的漆面紋飾也模糊了，清高宗傳旨「將管作官員治罪，匠役責處。」旨意在乾隆十四年（一七四九）九月廿九日傳下；翌年正月初十日造辦處官員將「從（重）漆得」的兩件黑漆小圓盒持進內廷呈覽；皇帝審看後仍認爲「漆得不好，著郎世寧對（兌）顏色另漆。」



圖7　清　雕紫檀螭龍紋方盒　故雜877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其內附珍玩中有日本蒔繪長方套盒，見圖8。



圖8　17～18世紀　椿梅蒔繪方形小套盒　故漆400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內貯一淺盤及三小盒，小盒內各置白玉珮，淺盤上置玳瑁描金小梳。

不熟悉漆器工藝的郎世寧「用黃包土、紅包金土對（兌）漆」後，於五月初一日方將重新漆得的兩件小圓盒持進內廷呈覽，結果仍未受皇帝青睞，傳旨「著另想法從（重）漆。」（《總匯》，冊十七，頁一九九下）此後未見追蹤記錄，應是未眞正對症下藥的作法不能解決問題。

雖然如此，四年後（乾隆十九年〔一四五四〕）的十二月下旬，清高宗又



圖10　清　乾隆　紫砂胎黑漆描金菊花紋執壺與款識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從造辦處檔案和傳世實物中可以發現，乾隆朝雖然雕漆工藝有長足的發展，但是皇帝並非不喜愛東瀛蒔繪工藝，檔案中一再出現他賞玩這類工藝器用的記載；或下令將文物裝入洋漆盒，或傳旨將洋漆器收入百件件中，也有不少乾隆皇帝傳旨將洋漆箱盒配裝成百件的紀錄。

既然瞭解造辦處無法成做與洋漆相關的活計，乾隆皇帝遂向外求之，主要交由蘇


圖11　清　乾隆　黑漆描金龍紋箱　中文437N3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內貯8件日月光華墨


圖12　清　乾隆　剔紅雙緣寶盒蓋內描飾金花　閩815、故漆94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州織造處理。此外，由於皇帝的喜愛，內外朝臣在年節、皇帝壽辰等吉慶的賀禮，或皇帝南巡時的貢禮中也往往呈進這類漆器；在江西督陶的唐英（一六八二～一七五六）在乾隆九年與乾隆十年（一七四五）貢呈「洋漆宜興茶壺」各二十件。（圖十）

除了貢呈洋漆器，大臣甚至在漆盒內配裝皇帝喜愛的玉器。例如乾隆四十五年（一七八〇）兩淮鹽政依齡阿準備的貢禮中就包含「洋漆盒七個（內玉玩三十七個）」，皇帝命令他直接差人送往京城，交內務府大臣收貯。（《總匯》，冊四四，頁三五三上）但是翌年（乾隆四十六年〔一七八一〕）河南巡撫富勒渾（?～一七九六）所進的一對「洋漆書格，（內附）陳設文玩十九件」，閩浙總督監管浙江巡撫陳輝祖（?～一七八三）所進「洋漆四方天然香几一對、洋漆長方香桌一對、洋金漆書格一張」，皆被傳旨「駁出」、退回；（《總匯》，冊四四，頁三五三上）貢呈「洋漆炕桌」，皇帝聖心實難揣摩。（《總匯》，冊四五，頁三四一上、頁三四五與頁三四八）

其實臣工不知，乾隆十四年初，清高宗即曾傳諭時任粵海關監督的色碩，告知他：此前粵海關監督所貢進的鐘錶、洋漆器皿等有的不是「洋做的」，以後再進這類物件「務要實在洋做者方可。」（《總匯》，冊十七，頁七〇五上）同年仲秋後不久，皇帝就發現內廷的匠役成做「洋漆」器的技藝退步了。

今日兩岸故宮所藏乾隆年間製作的仿洋漆、洋金漆、描金漆等器，大多應是江南所製，部分是皇帝傳旨製作，更多的是各地織造、鹽政、榷關監督等與各封疆大吏進獻的貢禮（其中亦有數次抄滅大臣府邸之物），眞正出自造辦處漆工之手者爲數應不多。（圖十一、十二）

作者為本院登錄保存處退休研究員

註釋

1. 朱家溍，〈清雍正年的漆器製造考〉，《故宮博物院院刊》一九八八年第一期，頁五一—五九。
2.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筆記小說大觀》十五編第六冊，卷二十六，臺北：新興景印，頁六六一—六六二，「雲南雕漆」條云：「國初滇工布滿內府。」
3. 郎瑛，《七修類搞》，收於《筆記小說大觀》三三編第一冊，卷四五，頁六六二，「倭國物」條。
4. 王圻纂，《稗史彙編》，收於《筆記小說大觀》三編第四冊，頁二五〇一、二五〇二，「楊塤」條。
5. 陳學霖，〈明代漆工楊塤事蹟考述〉，《明清史集刊》第一期，一九八五，頁十五—三五。
6. 甘而可，〈近現代徽州漆工技藝〉，《中國古代漆器研討會論文集》，香港：中大文物館，二〇一二年五月，頁九一—九九。
7. 張燕，《揚州漆器史》，鹽城：江蘇科學技術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十月，頁八七—八八。
8. 清雍正年間，欽賜漆工製作具東瀛風格的「洋漆」器即「出諸漆器之上」。見納蘭常安，《宦遊筆記》，冊二，卷十八，臺北：廣文景印，頁九五四—九五五，「休歙漆器」條。
9. 楊勇，〈黑漆描金山水文方勝式盤〉，《藏品．漆器》，http://www.dpm.org.cn/shtml/117/fd/116005.html，檢索日期：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八日。